

書叢學文
評批學文世近

行發館書印務商

1928

文學叢書
近世文學批評

此書有著作權極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美國琉威松

譯述者 傅東華

發行兼印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Literature Series
A MODERN BOOK OF CRITICISMS

By
LUDWIG LEWISOHN

Translated by
T. W. FU

1st ed., Mar., 1928

Price: \$1.4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譯序

本書爲美國疏威松博士 (Ludwig Lewisohn) 所原輯，原名 *A Modern Book of Criticisms*，爲近代叢書之一種，分法、德、英、美四部。

凡是輯成之書，輯者必抱定一個宗旨選擇的。疏威松博士是一個人生主義的文學批評家；他以爲文學決不能超脫人生而獨立，所以他這書所輯的，盡是近代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和賞鑒主義一派的批評。我們於此，可以略略窺見這派批評的名著的一斑。

我們於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的批評之孰是孰非，可以不必下斷語。不過我國年來的著作界，因處於盛唱以科學治文學的高調之下，已漸有一種畸形的科學的批評出現，所以譯者以爲這一派的批評名著的介紹，未必不是當今之急務。

傅東華 一九二五年
十月於西湖

目錄

法郎士四則·····	一
一 神遊·····	一
二 聖林·····	一〇
三 保護的祕密·····	一二
四 弄笛者之爭訟·····	二五
勒美脫爾三則·····	三〇
一 時人之批評·····	三〇
二 批評中之人格·····	三九
三 傳統與嗜愛·····	四五
古爾芒四則·····	五〇
一 自我與世界·····	五〇

二	文學的影響·····	五六
三	眼力與感情·····	六〇
四	形式與實質·····	六七

法郎士(Anatole France)四則

一 神遊

所謂文學批評，依我的見解，應如哲學，如歷史，乃是一種「小說」，是爲那種細緻而好奇的心設的。而凡小說，苟不把牠的觀念弄錯，那末就都無非是一種「自傳」。所以好的批評家，便是那紀述自己的神魂在傑作中遊涉時所經歷的作家。

天下無所謂客觀的批評，猶之無所謂客觀的藝術；凡彼自詡其著作中除「自身」而外尚有他物者，皆惑於極謬誤之罔見者也。實則我人決不能越出自身的範圍。這是我人的最大不幸之一。設若我們能殼暫借蒼蠅的複眼來觀察天地，或借猿猴的粗陋的腦子來悟會自然界，那末我們有什麼不肯拿出來做代價呢？然而正唯

這種假借，是天所不容我們的。我們不能如泰里細阿斯（Tiresias），身為男子，卻記憶嘗為女人。我們被封鎖在自己的身體裏面，如在一種永遠的監牢裏一般。依我的愚見，我們最好不過是大大方方地承認了我們自己所處的這種可怖境地，而凡遇有不能緘默的時候，不如直白招出我們說的是自己。

批評家要十分坦白，便該對人說：

『諸君，我將與諸君談談我自己，而以莎士比亞（Shakespeare）或拉辛（Racine）或巴斯噶（Pascal）或哥德（Goethe）為題目——這是供給我以一個好機會的題目。』

我嘗幸得結識屈費兒夫勒里先生（M. Cuvillier-Fleury），他是一個很熱心的老批評家。有一天，我到拉斐爾路（Avenue Raphael）他的小廬中訪他時，他領我去看他所得意的一間不甚鋪張的藏書室。

他對我道：『先生，我這里的書，演說，純文學，哲學，歷史——一切種類都備，還不算那包羅一切的文學批評。我說文學批評「包羅一切」，確乎如此的：批評家是接

換着做演說家，做哲學家，做歷史家的。』

屈費兒夫、勒里先生的話甚是。因為批評家確乎無非是如此，或至少也應該如此。他有機會能穀顯出智力之最難得，最殊別，最多樣的本能。無論他是一個聖柏甫（Sainte-Beuve），一個泰音（Taine），一個裴拉，勒美脫爾（Jules Lemaitre），或一個斐迪南·布輪退爾（Ferdinand Brunetiere），總都能辦得到這一層。他可以不出自己個人的範圍而產生人類智識的歷史。文學批評爲一切文體中之最幼稚者，而其究竟，則始將消納其他一切文體。牠最宜於一個文化程度甚高而有豐富的遺澤及綿長的傳統的社會。尤適於一種富於好奇心，深於學殖，而尙爾雅的人類。欲此種文學之發達，其有需乎文化之處，視其他任何文體皆多。此體之開山祖爲蒙旦（Montaigne），聖退甫爾蒙（Saint-Evremond），貝爾（Bayle），孟德斯鳩（Montesquieu）等。牠的基礎同時爲哲學又爲歷史。牠的發達的過程上，嘗經過一段智識上絕對自由的期間。牠嘗取神學的地位而代之，且若有人欲於十九世紀求一如所謂普世醫師之聖托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其人者，則舍聖柏甫其誰？……

據利特雷 (Littré) 的話，一本書只是一疊釘成的紙張，或係手繕，或係刊印。他這定義不能使我滿意。我以為一本書是一件魔術的作品，其中有一切種類的影像奔逸出來以攪亂人們的靈魂，變化人們的心境。再說得精密些：一本書便是一具小小的魔術器械，其力足以將我們移置在既往的影像之中，或超自然的陰影之內。凡是讀書甚多之人，都像吃了大麻製的麻醉劑的人一般。他們不啻是生活在一個夢裏。那深入的毒透進了他們的腦，使他們對於真實的世界無所感覺，而恆受種種可怖或可喜的幻象之支配。書是西洋的鴉片。牠要毀滅我們的將來必有一日，我們人都要變做藏書家，那末就是書的末日了。

我們要愛書，如詩人的情人之愛她的傷感。我們要愛牠；然而牠的代價是很高的。書要殺我們。這話諸位可以相信我；我是崇拜書的；我是久已毫無吝惜地舍身給書的。書要誅滅我們。我們的書已經太多，種類也太多了。人類之初，曾有一段極長的期間，無所謂讀書這件事，而正唯在這段期間裏面，人類的行為最是偉大，最是有用，因為人類之由野蠻入於文明，便是這段不讀書的期間的事。但是彼時的人類，因其

無書，所以不乏詩和道德的教訓。他們都把詩歌和簡短的問題語記誦在心裏。當他們做兒童的時候，便有老婦人把「驢皮」和「着靴貓」等故事告訴他們；一直到後來，這些故事方纔編成本子以備那班有書癖者誦讀。世界上最古的書，便是那些有文字刻着的大岩石，那上面所刻的文章，大都不外政治或宗教性質的。

彼時離開現在是很久的了。我們人在這一段期間的進步，真是可驚可愕！書籍繁增於十六十八兩世紀，其迅速令人駭異。至於今日，則其出產又已增加百倍了。即以巴黎一處而論，每日平均出書五十本，而新聞紙尚不在內。這可譬一席驚人的豪宴。我們一身入其中，便非驚惶駭愕而出不可。人類的運命常更迭着趨於兩個矛盾的極端。中古時代的人，緣愚昧而生恐怖。其人都受困於一種心病，那已非復我們所可得而經驗的了。如今，則又因讀書太多而將成一種普遍的癱瘓證。那末我們讀書，豈不該有個節制嗎？

我們要愛書，要讀書；但不可漫無抉擇；我們要精細；我們要審擇，要像莎士比亞的一本喜劇中那個爵士，對我們的書賈說：『我要牠們裝潢好的，我要牠們說愛情

的。』

二 聖林

凡是大家的著作，類能與人以一種溫厚的影響，足以感發明達的談論，端重而親切的言詞，與夫閃爍不定的影像，有如那時散時結的花圈一般；又足以激起種種深長的冥想，引出一種愴怛而溫馴的好奇心，以付之於一切物，而卻又不欲窮物之相；又能使人追憶親愛的前塵，淡忘醜惡的憂慮，而歸返於自己的靈魂。所以當我們讀這些絕好的書——這些生命的書——時，我們實不啻將牠們融化入我們自己。批評家應該澈底的明白：無論那一本書，都是看有多少讀者便有多少不同的樣子的；又須明白一首詩就譬如一片風景，是跟着看牠的眼睛和領會牠的靈魂隨時變樣子的。

距今數年前，我當在荷瓦德（Holmes）的松林之下過着些佳勝日子；彼時我

那遼遠的漫步途中，凡樹陰最幽勝處，景物最開曠處，「自然」最娛目處，都見有一張條椅放着——這使我不覺驚異。那些粗朴的條椅，上面都標着名字，足徵那些安放牠們在那裏的人的情感。有一張名爲「友情的集會處」，又一張名爲「素妃」(Sophie)的休憩處，還有第三張名爲「莎樂德」(Charlotte)的夢。」

這些爲他們的朋友和過路人設備下休憩和集會地方的善良的亞爾薩斯 (Alsace) 人，使我明白了一件事：便是那班生活在精神的國土和在精神的國土裏作長久旅行的人們，我曉得他們可以做怎樣一種好事了。在我個人，我已決計要去把這些粗朴的座位安放在聖林之中和繆司 (Muses) 的泉水附近。那種謙和而虔敬的林民的作工，於我異常適宜。這種工作無須學問，也無須規模，祇須對於事物的美能發生敏銳的驚異就行了。測量道路和建立里石的事情，讓村里的聖人和測量家去做罷。至於我，便是照料照料那些休憩，集會，做夢的處所，已够我忙的了。要配我自己的胃口而適合我自己的力量，那就是批評的事業；而所謂批評的事業，便是和悅地將些條椅安放在美麗的地點，並且用脫基亞士之安尼塔 (Anytas of Tegyus)

的話說：

『無論你是誰，請來坐在這株美麗的桂樹陰裏，那末我們可以在這裏對那不死的神們歌唱讚美詩了！』

三 保護的祕密

我所極喜愛的斐迪南·布輪退爾先生嘗與我有一場大爭訟。他責我連批評的法律都不懂；責我沒有一種標準以資判斷心的事物；責我飄泊於矛盾之中，除自己的良知外別無南針；責我始終不能超脫自己；責我封閉在我的「主觀」裏面，如在一個黑暗的牢獄裏一般。我這樣被他攻擊，卻絕無一點怨懟之心；我於這場榮幸的爭訟，心實愉悅，因為其中處處地方，都實在是我的光寵：一來，我的對敵者身分甚高；二來，他責備我的話雖已竭力含蓄，卻居然也有這樣嚴厲的態度；三來，可見人家對於我的態度覺得大有關繫。因為據布輪退爾先生的意思，我們那場爭論，簡直是我們

國家的智識事業的前途攸關的……

我若必不得已要與布輪退爾先生辯訟，那我實有許多不能及他的地方。我這些不能及他的地方，已是千真萬確，立刻可見分曉的，所以我可無須一一指出。我單指出非常特奇的一點，便可概括其餘。這便是：他雖覺得我的批評爲可惱，我卻覺得他的批評爲絕佳。如是，我便退處於凡戰略家都要認爲不利的那種守勢。我對於布輪退爾先生那種有魄力的批評的製作，極其企重。我佩服牠們的材料結實，佩服牠們的規模的宏大。我方拜讀了這位極多能的講師正師範學校 (École normale) 講演關於『自文藝復興時代迄於今日的批評的進化』的幾篇文章，頗願稱道他的思想的調度實在極其得法；其中恆有一種極可喜、極動人、極新穎的條理爲之指揮。他的思想的運行，雖滯而穩，令人想見著名的羅馬軍隊作極稠密的行列以盾自衛而前進攻城的情景。這便是著名的「盾牌陣」 (testudo)，是一種可畏的陣勢。但當我見他這「思想的隊伍」所赴的目標時，則我的歎服之中或者不免要稍稍混入一點驚異。布輪退爾先生的計畫，是想把進化的學說應用到文學批評上去的。這種計畫

的本身，雖也未嘗不似乎有趣而堪稱許，人們卻尚未忘記，這位批評家新近曾經耗費許多精力，謀使科學降服道德，並謀削弱凡以自然科學爲基礎的一切學說的威權。……我並非是認定布輪退爾先生的信心不堅，或自相矛盾。我祇是揭出他的性情中的一種癖性，便是他的人格中的一種特質，此其特質裏面，未始不含有多量的一致性，卻往往要不期然而然地墜入一種不能及料和不能先見之中。從前嘗有人批評他「好奇」，這似乎是一句挖苦他的考語，因爲他的好理想家的名譽，已是如此牢固的確立的了。但人們一經思索之後，便覺他那種態度實在有些近乎「好奇」。他的論證事情的本領是極大的；他對於無論何事總求證明，且有時喜歡竭力去維持一種非常的或甚至喪心病狂的意見。

我對於一個和我自己的情調如此不相牟的批評家，卻不得不歎服——這是何等殘酷的命數！因爲在布輪退爾先生的心目中，批評的方法祇不過是兩種：一種是主觀的，便是壞的；一種是客觀的，便是好的。據他的意見，勒美脫爾先生（Al. Jules Lemaitre），保羅對奢旦先生（Al. Paul Desjardins）和我三人，也都帶有主觀主義的

色彩，真是不幸中的大不幸；因爲人們容易從主觀主義墮入幻妄，墮入肉感，墮入淫邪，而憑一己的喜憎以評判他人的作品，此其弊害，實在不堪設想。因爲人們對於一件心思的產物，非待知其應否可喜則必不得喜之；因爲人之所以爲人，最要者便因他是一種有理性的動物，故人須先用理性；故求合理性是人所必要的，求娛樂是不必要的；又因爲凡是人，都須用那不能錯誤的論理學的方法來教訓自己，這是人的本性如此；故所以凡是人，都總必須要用一個真理來結束他的一串的推理，猶如一條辮子的末端須打一個結兒一般；因爲若沒有這個歸宿的真理，那末我們的推理將不能保其不散，而我們的推理卻又是必須能保不散的；因爲推理果能保得不散，則人可以將好幾串的推理聯成一種不可破滅的學說，垂之久遠而不朽。職是種種，故所以唯有客觀的批評才是好批評。

至於其他的一種批評方法，則布輪退爾先生認定是謬誤的，欺人的，他的理由有種種。但是我不得不先把我被他駁斥的一段文章寫出來給大家看。這是我的 *Vie littéraire* 裏的一節，原文如下：